

January 1931

西陲木簡中所記的「田章」

Zhaozu R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 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容肇祖(1931)。西陲木簡中所記的「田章」。《嶺南學報》，2(3)，125-131。檢自：
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2/iss3/7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西陲木簡中所記的『田章』

容肇祖

最近張鳳先生所編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二編，頁五十一，有『田章』一簡，隸書，文云：

爲君子。田章對曰，臣聞之，天之高萬萬九千里，地之廣亦與之等。山丘谿谷，南起江海，

田章的故事不經見，惟敦煌寫本句道興撰搜神記有之。（見羅振玉先生編敦煌零拾中）以田章爲田崑崙之子。竊疑田章故事，乃漢魏六朝間最通行的傳記。然田章故事，有從晏子的故事演變而來的，句道興搜神記載：

又問：「天下之中有大鳥否？」田章答曰，「有」。「有者何也？」「大鵬一翼起西王母，舉翅一萬九千里然始食，此是也。」又問「天下有小鳥不？」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何是也？」「小鳥者無過鷦鷯之鳥，其鳥常在蚊子角上，養七子，猶嫌土廣人稀。其蚊子亦不知頭上有鳥。此是小鳥也。」

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說：

景公問晏子曰，「天下有極大乎？」晏子對曰，「有。足浮雲，背凌蒼天，尾偃天間，躍啄北海，頸尾咳于天地，然而溼溼乎（此乎字依王念孫雜志校改）不知六翻之所在。」公曰，「天下有極細乎？」晏子對曰，「有。東海有蟲，巢于鬚睫，再乳再飛，而蠶不爲驚。臣嬰不知其名，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。」

這是顯然從晏子的故事演變而出。因此，西陲木簡中所記的田章，恰好的與晏子春秋所記晏子的故事相類。劉復先生編敦煌掇瑣錄敦煌寫本晏子賦一首，中間有說：——

王乃問晏子曰：「汝知天地之綱紀，陰陽之本姓；何者爲公，何者爲母；何者爲左，何者爲右；何者爲夫，何者爲婦；何者爲表，何者爲裏；風從何處出，雨從何處來；霜從何處下，露從何處生；天地相去，幾千萬里；何者是小人，何者是君子？」

晏子對王曰，「九九八十一，天地之綱紀；八九七十二，陰陽之性。天爲公，地爲母。日爲夫，月爲婦。南爲表，北爲裏。東爲左，西爲右。風出高山，雨出江海。霜出青天，露出百草。天地相去萬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里。富貴是君子，貧者是小人。出語不窮是晏子。」

木簡所記：

爲君子。」田章對曰，「臣聞之，天之高萬萬九千里，地之廣亦與之等。山丘谿谷，南起江海，襲……」

這故事疑與晏子賦所說相類。問的是「……何者爲君子。」答的是「天高萬萬九千里，地之廣亦與之齊……」。大概是從一個故事的模型而出。與晏子春秋所記的晏子的故事符合，而與句道興搜神記所說的田章有同一的情形。大約都是古代民間的傳說。在漢魏至唐間，或說爲晏子，或說爲田章，這種傳說，大約在民間是興盛的？唐以後，田章不大有人說了，民間傳說，不見記載的自然易消滅了？敦煌木簡和敦煌寫本句道興撰的搜神記的發現，便是田章的傳說再現的幸運。公子故事，在晏子春秋之後有燉煌寫本晏子賦，田章故事，在燉煌木簡發現外，還有燉煌寫本句道興撰的搜神記的記錄，這種無獨有偶的出現，

真是可記錄的一回事。

茲將句道興撰搜神記所載關於田章的一段故事，附錄于下：——

昔有田崑崙者，其家甚貧，未娶妻室。當家地內，有一水池，極深清妙。至禾熟之時，崑崙向田行，乃見有三個美女洗浴。其崑崙欲就視之，遙見去百步，即變為三箇白鶴，兩箇飛向池邊樹頭而坐，一箇在池洗垢中間。遂入穀門底，匍匐而前，往來看之。其美女者，乃是天女。其兩箇大者，抱得天衣，乘空而去。小女遂於池內，不敢出池。其天女遂吐實情，向崑崙道，「是天女，當共三箇姊妹出來，暫於池中游戲，被池主見之，兩箇阿姊當時收得天衣而去。小女一身邂逅中間，天衣乃被池主收將，不得露形出池，幸願池主寬恩，還其天衣，用蓋形體，出池共池主為夫妻。」崑崙進退思量，若與此天衣，恐即飛去。崑崙報天女曰，「娘子若索天衣者，終不可得矣。若非，吾脫衫與且蓋形，得不？」其天女初時不肯出池，口稱至暗而去。其女延引，索天衣不得，形勢不似，始語崑崙「亦聽君脫衫，將來蓋我，著出池，共君為夫妻。」其崑崙心中喜悅，急卷天衣，即深藏之。遂脫衫與天女，被之出池。語崑崙曰，「君畏去時，你急捉我著，還我天衣，共君相隨。」崑崙生死不肯與天女，即其天女相將歸家見母。母實喜歡。即造設席，聚諸親情，眷屬之言，日呼新婦。雖則是天女，在於世情色欲交合，一種同居。日往月來，遂產一子，形容端正，名曰田章。其崑崙點著西行，一去不還。其天女曰(自?)夫之去後，養子三歲，遂啓阿婆曰，「新婦身是天女，當來之時，身緣幼小，阿耶與女造天衣，乘空而來，今見天衣，不知大小，暫借看之，死將甘美。」其崑崙當行之日，殷勤屬告母言，「此是天女之本

，爲深弄，勿令新婦見之，必是乘空而去，不可更見。」其母告崑崙曰，「天衣向何處藏之，時得安隱。」崑崙其母作計，其房自外，更無牢處，惟只阿嬾牀脚下作孔，盛著中央，恒在頭上臥之，豈更取得。遂藏弄訖。崑崙遂卽西行。去後，天女憶念天衣，肝腸寸斷，胡至意日無歡喜，語阿婆曰，「暫借天衣著看。」頻被新婦咬齒，不達其意，卽遣新婦且出門外，小時，安口入來。新婦應聲卽出。其阿婆乃於牀脚下取天衣，遂乃視之。其新婦見此天衣，心懷愴切，淚落如雨。拂模形容，卽欲乘空而去。爲未得方便，却還分付與阿婆藏著。於後不經旬日，復語阿婆曰，「更借天衣暫看。」阿婆語新婦曰，「你若著天衣，棄我飛去。」新婦曰，「先是天女，今與阿婆兒爲夫妻，又產一子，豈容離背而去，必無此事。」阿婆恐畏新婦飛去，但令牢守堂門。其天女著衣訖，卽騰空從屋簷而出。其老母隨胸懊惱，急走出門看之，乃見騰空而去。姑憶念新婦，聲徹黃天，淚下如雨，不自捨死，痛切心腸，終朝不食。其天女在於閻浮提，經五年，已上天上。始經兩日。其天女得脫到家，被兩箇阿姊，皆罵老口，你其他閻浮衆生爲夫妻，乃此悲啼泣淚其公母。乃兩箇阿姊語小女曰，「你不須乾啼濕哭，我明日共姊妹三人更去遊戲，定見你兒。」其田章年始五歲，乃於家啼哭，喚歌歌嬾嬾，乃於田野悲哭不休。其時乃有董仲先生來賢行，知是天女之男，又知天女欲來下界，卽語小兒曰，「恰日中時，你卽向池邊，看有婦人著白練裙三箇來，兩箇舉頭看你，一箇低頭佯不看你者，卽是母也。」田章卽用董仲之言，恰日中時，遂見池內相有三箇天女，並白練裙衫，於池邊割菜。田章向前看之，其天女等遙見，知是兒來。兩箇阿姊語小妹曰，「你兒來也

！』卽啼哭喚言阿娘。其妹雖然慚恥不看，不那腸中而出，遂卽悲啼泣淚。三箇姊妹遂將天衣，共乘此小兒上天而去。天公見來，知是外甥，遂卽心腸憐愍，乃教習學方術技藝能，至四五日間，小兒到天上，狀如下界人間。經十五年，己上學問。公語小兒曰，「汝將我文書八卷去，汝得一世榮華富貴，儼若入朝，惟須慎語。」小兒選卽下來，天下所有聞者皆得知之，三才俱曉。天子知聞，卽召爲宰相。於後殿內犯事，遂以配流西荒之地。於後官衆遊獵，在野田之中，射得一鶴，分付厨家烹之，厨家破割其鶴腹中，乃得一小兒，身長三寸二分，帶甲頭巾，罵辱不休。厨家以事奏上。官家當時卽召集諸羣臣百寮及左右問之，並言不識。王又遊獵野田之中，復得一板齒，長三寸二分，齧將歸回，擣之不碎。又問諸羣臣百官，皆言不識。遂卽官家出勅，頒宣天下，誰能識此二事，賜金千斤，封邑萬戶，官職任選。盡無能識者。時諸羣臣百官遂共商議，惟有田章父識之，餘者並皆不辯。官家遂發驛馬走使，急追章田到來。問曰，「比來聞君聰明廣識，其事皆知，今問卿天下有大人不？」田章答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誰也？」「昔有秦故彥是皇帝之子，當爲魯家鬪戰，被損落一板齒，不知所在，有人得者驗之。」官家自知身得，更欺問曰，「天下有小人不？」田章答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是誰也？」「昔有李子敖，身長三寸二分，帶甲頭巾，在於野田之中，被鳴鶴吞之，猶在鶴喙中遊戲，非有一人獵得者，驗之卽知。」官家道，「好。」又問「天下之中有大聲不？」章答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何也？」「雷震七百里，霹靂一百七十里，皆是大聲。」「天下有小聲不？」章答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何也？」「三人並行，一人耳聲鳴，二人不聞，此是小聲。」又

問「天下之中有大鳥不？」田章答曰「有。」「有者何也？」「大鵬一翼起西王母，舉翅一萬九千里，然始食，此是也。」又問「天下有小鳥不？」曰，「有。」「有者何是也？」「小鳥者無過鷦鷯之鳥，其鳥常在蚊子角上，養七子，猶嫌土廣人稀，其蚊子亦不知頭上有鳥，此是小鳥也。」帝王遂拜田章爲僕射。因此以來，帝王及天下人民，始知田章是天女之子也。

案這裏所說的田崑崙遇天女的故事，與晉干寶搜神記卷十四所說豫章新喻縣男子又相符。干寶搜神記所記如下：——

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，皆衣毛衣，不知是鳥，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，取藏之。卽往就諸鳥，諸鳥各飛去。一鳥獨不得去，男子取以爲婦，生三女。其母後使女問父，知衣在積稻下，得之，衣而飛去。後復以迎三女，女亦得飛去。這段所記，無田章的故事。可知句道興搜神記所記田崑崙的故事，是聯合「天女」及「田章」兩種的故事做成。在民間傳說的故事裏，每每有這種「混合」或「演變」的。

田章的故事何以與晏子的故事相混呢？案晏子春秋卷七之末有「晏子沒，左右諛，弦章諫，景公賜之魚」的一段，說道：——

晏子沒十有七年，景公飲諸大人酒，公射出質。堂上唱善，若出一口。公作色太息，播弓矢。弦章入。公曰，「章，自晏子沒後，不復聞不善之事。」弦章對曰，「君好之則臣服之，君嗜之則臣食之。尺蠖食黃則黃，食蒼則蒼是也。」公曰，「善，吾不食詭人以言也。」以魚五十乘賜弦章。章歸，魚車塞塗，撫其御之手曰，「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，故過失不掩之，今諸臣諛其以干利，吾若受魚，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詭諛之欲。」固

辭魚不受。君子曰，「弦章之廉，晏子之遺行也。」

竊疑弦章爲在晏子後有晏子之遺行的一人。在民間傳說裏的田章或卽弦章？弦章和晏子有這樣的關係，則田章和晏子的故事亦有移丘易段的可能？意想所及，並記于此。

弦章與田章的轉變，適與潘尊行先生談及。潘先生以爲「田」古與「陳」通。「陳」字籀文（汗簡引爲古文）作「陳」與篆文弦字「弦」形相近。「弦」或爲「陳」字形誤，故晏子春秋作「弦章」也。足備一說，附記于此。

二十年，十二月。